

现在,中国人的精神开始一步一回头的,由城市转向乡村,由现代转向传统。对应着现代化城市的弊端,对于进入历史记忆的乡村,文化赋予了各种幻影幻觉,现代化乡村被审美化之后,对日益浮躁的现代人起着清凉油和平衡器的作用。

村庄、古庙、戏台、木雕、石雕、贫穷和富贵;古画、刺绣、铜器、瓷器、书籍和碑帖,一切遗弃的都会告诉我,中国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而美好的社会者永远都是普通人中的手艺人。

当土地的记忆泛化为大地,传统更多地升华为一种精神和感情的彼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想要了解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传统本色,对于写作,可能已经停留在童年的记忆中,或者,有些情境原本只存在于诗文或想象中,思想中原有的毕竟还是一种富有诗情画意的期待,这种期待实际上来源于诗文或自己憧憬中的梦幻,是那种想象生造出来的清风明月式的幽雅与闲适情调。

如果我们不俯身贴近泥土,走入百姓生活,我

与同学相聚,自然感叹着聚短离长。此时,宴饮很容易开成忆苦思甜那样的聚会,唏嘘过来人的不易,检讨对情感的疏离,留恋对昔日的憧憬,倾诉中的调侃便成了酒肴的佐料。此刻如若余兴犹存,转场K歌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些无法言说的,不在酒里便在歌里。还好,最堪怀旧的歌人人都有几曲,至少有十首歌能给人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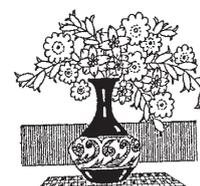
为何要唱那些过去的歌?因为歌中藏着岁月的全部密码,开口便开启了一个未必是尘封的、显然是久远的年代。

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的高中同学相聚,83版的射雕,87版的红楼梦是一定要有人唱的,那时高一的音乐课已把《枉凝眉》《葬花吟》印进了油印的教材。至于《铁血丹心》,当激昂的前奏响起,谁还不会开头甄妮罗文的那两句“衣黑王梦七称斤”“泡海晒丝炖骚鱼”呢?

男女对唱,必须要有《无言的结局》,第一次触碰盒式卡带录音机里面放的就是这首歌,演唱的和对唱的与演唱情歌已没有关系,而是要循着原唱林淑容、李茂山的味道半真半假地唱出:“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以及那些没有来得及留下言语的结局已经“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了。是的,声乐如讖,歌中早已道出了一切: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离开你……

嗯,一定要有人完整地唱原汁原味的原版粤语歌。

你可能根本听不懂所唱的那些广东方言,但当年靠谐音记住的歌词一经唱出,那个时代的味道便已然出来了。许多年来,



我们都在追赶走失的自己

葛水平

们根本不知道生活本来的样貌。

不知道在这样的状态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品?

再没有如此深刻的提醒能告诉我记住什么。生存可以把日夕改变,生活本身却永远消耗的是人的精神面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足够承载悲喜。没有比自由地疯长更闹心的事情了,日子不易,在四季轮回面前,只有时间才具有总结一切、梳理一切、收割一切的力量。

道路,蕴藏着无限的成长方向和发展可能,远方的城市有文明照耀和财富的积累,一个普通的农人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意义类同一个国家对全球化世界格局的参与,决定性作用总是艰难的。有多少农人在长满万物的土地上劳作,在释放生命力量的行进中,以创造财富来经天纬地,他们是自由的,但这和获得的财富不沾边。

我在乡村看到了两个字:“走失”。

这个词在乡下人的日子里虚幻不定,一转眼,

阳光可以从屋顶的缝隙中照射进来,炎热而又潮湿的日子突然就走失成了去年,只有和泥土打交道的人才知道,当你想选择生活时,人已经老了,如同夕阳不想西下。

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追赶走失的自己。

我写故乡那些没用的人。那些没用的人不走正道。

山野之间崖壁上都有攀爬的路,日夕相遇,有丰而茂的草木,乡下人性情,实而真,直而诚,长得丰富极了,人和虫鸟兽,又及四季中的风雨雷电,都是说话对象。

我见过母羊和小羊出圈的情景。母羊要出山了,小羊,如一个人的童年,不知脚下深浅,小羊要留在羊圈。放羊人挥舞着羊鞭,一下两下,母羊开始往羊圈栅栏

门方向走,小羊在鞭声中跌跌撞撞,找不到母亲,见任何一头羊从身边走过都认为是一自己的亲娘,用羊角顶撞母羊的可爱劲儿,那一瞬间,生活的剧情向前展开。

羊们在鞭声甩击中走往山腰,长长的羊群,荡起了黄尘。坐在村庄的空



至少有十首歌

李耀岗

求,呀天呀天地想你,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到了大学同学相聚,似乎已无人肯唱那些过去的歌了,他们已被时代的油腻遮蔽了双眼,顶多有人抚腹而歌一曲年代模糊的《九月九的酒》。

但是,如果能有一个能够让大家都安静下来的机会,有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黄金年代的华语歌还是蛮动人的。有点味道的是张艾嘉版的《爱的代价》,还有体育生拎着啤酒瓶常唱的“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其实可能他们最在乎的也许是有没有明天的饭票而不是梦。

那时暑假男生宿舍楼里的夏天,是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来降温的,从《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到《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多曲循环,放着放着就换了人间,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至少有十首歌”,也来自一首歌,这“十首歌”是个虚数。相信每个人每个时代都有能够带来慰藉的“十首歌”,当你在未来某一天再次听到时无比怀念那段时光,主动唱起它则是一种参与或重置,仿佛一张嘴会使时间倒流。

“爸爸,你怎么又睡着了?《大鱼海棠》里周深唱得好好听啊!”每次看动画片,我都是在女儿的推搡中醒来,睡眼惺忪地听她复述动画片里的情节。

每周六是我们家里固定的“电影之夜”,因为有女儿在,当然不是看恐怖片,而是陪她看动画片。只是有一点始终让全家人困惑,像我这样的80后父亲,也算是在《哪吒闹海》《黑猫警长》和《葫芦娃》等动画片的浸淫里长大,小时候还曾为要个动画人物玩具不得而满地打滚的人,现在竟然是对动画片的“催眠作用”一点抵抗力也没有。在这“电影之夜”,我十有七八是要睡着的,妻和女儿全情投入,而我就蜷在沙发一角里做梦。

自然有身心疲惫的缘故。现在我是越发地感受到了工作和生活的不易,烦琐之事扑面而来。但这应该不是主因。因为职业病,我这十几年来一直觉

浅,入睡有时更是困难,要在床上辗转反侧,等体力耗尽了才昏昏睡去。而唯独陪女儿看动画片时却睡得快。也许是“电影之夜”的氛围,让我感到了一份家庭的安逸吧,这才把烦恼暂时抛于脑后,容易入眠。更何况,我一点都不担心会错过什么,每当动画片结束,女儿都会向我详细讲述电影情节,我对她这方面的能力很有信心。

当然,我看动画片睡着总会引起女儿的抗议。“爸爸,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样办‘电影之夜’有什么意义呢?”每次在她的抱怨声中醒来,我都会感到有一丝愧疚。可是没有办法,下次照样会睡着。而女儿倒也没有因此驱赶我,反而努力地更为详尽地向我复述动画片的内容,她是真为我错过了那些精彩而遗



水乡正午 (油画) 黄石

阔地带,听留守在村庄里的人讲一只母羊死去,放羊人用小羊的袍衣涂抹在其他母羊的身体上,血水淋漓,小羊跌跌撞撞寻着娘的味道。娘的味道,前所未有的疼痛,勾勒、构建并呈现村庄之所以为村庄的光亮属性。娘的味道就是故乡啊!

每天中国的村庄都在消失,村庄里的人呢?城市的方向一直是他们富足的梦想地儿,那么土地呢?人总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才会想到土地。

章太炎曾经感叹中国的国民性流转的多,持守的少。人的坚守一再动摇,世相多变,性格中固执坚守是不是就是人的福气?

我和说书人聊天,和贩卖牲口的人做朋友,只是好奇,常被一种现象感动。我认同他们的手语和黑话,一个没有社会背景、家庭背景的人,追求一切的难度很大,在这个貌似很简单的社会中,他们把自己很难复杂地呈现出来。

从底层寻找一种民间语言,民间,那一片海洋我无法表达:一个女子坐在坟头朝着你笑,一眨眼之间你看到海棠开花了。民间语言鬼气十足。还有戏曲、鼓书等等。某个阅读,某个细节,在某些方面以鬼魅的方式呈现,让我的记忆辽阔、深邃、精疲力竭。

没有规矩地乱开乱合的民间知识,是我明亮或者幽暗的知识河道。

看那二里三里高的地方,晚夕挂着,只有远离尘嚣走入民间,才能寻找

到写作者的命运和定力。生存的风险系数越来越大,人们对从前的怀想与追忆越加显著。

我常听到的一句话

是:物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我们习惯于猜想物质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是什么都有,是不是人们的真正需求?似乎又是两码事。城市化发展和生存质量,比如空气、比如水质、比如粮食、比如城市噪声,健康已经成为人们的首选,物质富有的城市除了缺失了自然山水和心灵,简直是一无所有。因此,乡村,一再被我看得贵重。

我看见手艺,他们赠给我一段历史,是那么生动,虽然屈服于生活,却充满人性地在世俗中开花结果。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可资使用,不一定是建立在当下的准在场,而是建立在自认是好的“过去”之上,用记忆中的经验寻找故事。对我而言,生命里如果出现一个心仪的朋友,那一定是在乡下,乡下人用“填充”来满足我缺憾的空间,大度地让我“抄袭”他们的人生。

每个人都经历着社会变迁,回到从前肯定不可能,但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回归?我写手艺人,写乡村,相比时间,他们是有重量的,他们的故事透彻地穿越时间留存下来,他们的回归也许让我能够看见远方。

步东太湖有感

秦史轶

风劲芦犹老,云停石似烟。层楼依白日,西岸了愁眠。千古悠悠国,波光点点船。鸟寒疑问水,答者亦潇然。

陪女儿看动画片

郦亮

我来了精神,也跟着她们看了起来。这确实是一部有人情味充满了哲思的动画片,堪称近年动画片里的佳作(当然,我也没有完整看过几部动画片)。我们一家人竟一起把一部动画片看完了。这真是一个奇迹。

后来我就在反思,其实动画片也挺好看的,不仅仅是给孩子看,大人也可以看。不仅仅是孩子能有所得,大人同

去年十一月的一天中午,我从纬一街西头从路北回学校,走不过十米,看见车牌下站着一只黑色的狗狗,四处张望,眼神焦虑惶惑。于是横穿马路,买了根大号火腿肠,返回来,剥了皮放在它面前。它是饿了,三口就吞了。家里养了只泰迪,没办法再收养,只好拍照发了微信朋友圈和抖音,期望主人或好心人看到后将它领走。记得两年前的十月初,学校院子一只流浪猫宝宝被善良的学生收留,可宿舍显然不是它的家。学生向我求助,我及时将信息发到微信朋友圈,最后被爱心人士收养。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时,心中祈祷着这只狗狗像那只猫宝宝一样幸运。

我对动物的关心与热爱,这份情感并非与生俱来。说实话,年幼时也干过伤害动物的事,很长一个时期,漠视甚至无视着它们的存在。可后来,一切都变了,因为我爱上了生态文学。

全球化、现代化让我们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诸如环境污染、物种消失、资源枯竭、土地沙化、灾害频发,人的精神更是经历过从未有过的贪欲、焦灼、困惑、堕落,乃至绝望,我们与自然、与其他生灵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对立、血腥。这样的背景应运出了生态文学,它对读者的心灵予以抚慰召唤,让我们的内心归于富足宁静,认识到与自然万物达成和解、消除对抗的紧迫与途径。

我开始收集整理素材,写些秦岭动物生态散文,一晃21年过去了,尽管将作品发表到了国外,出了八本书,获了十多个奖,可我的创作依然在路上,我对自然的美好祈愿也在路上。

我的生态文学创作,始终倡导人的责任和担当,以及对自然万物的爱。一个充满悲悯、爱心的人会爱惜所有生灵。没有爱,没有呵护,就没有理想的生态环境。生态之美的背后是人性之爱。我们过去的评判标准是以人为中心的,以前的除“四害”,那是人类眼里的“四害”,对物种本身而言是无害的。万物生来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当下我们要做到的,是对所有物种一视同仁的悲悯与关怀。书写过程,就是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动物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忏悔过程,让我们懂得以平等之心、真诚之意,与大自然中的生命个体进行交流对话。

除了用手中的笔,我还用行动传递生态意识,以期唤起人们对弱小生命的同情与悲悯。几年前,老家镇子上有人收购癞蛤蟆,父亲捉了一编织袋,我听说后劝说父亲将它们放了。有一年秋季上课,一只甲壳虫飞进教室,落在一位女同学桌子上,吓得那孩子大叫,准备拿书拍。我慌忙上前制止,随手掏出一张卫生纸,撕了一小片,把甲壳虫包住,拿到窗外展开。又对学生说:“虫子虽小,却是一条命,我们不能消灭它。把它的生命交给自然,自然是最好的裁判……”

我曾多次作科普讲座或节目,推介秦岭和秦岭大熊猫。也做了一点公益,给一些个人、单位捐款,引进过资金。这当然不值一提,只是想证明爱动物的人,会更爱人类。

这又想起个事,几年前,学校旁边的贾里村还未拆迁,我们经常到村里买菜。那个暴雨后的正午,往村子走时见路边躺着一只死去的大狗,身上沾满泥浆,几只绿头苍蝇围着嗡嗡叫。“如果我是这条狗……”这个念头刚涌上来,眼泪顿时扑簌簌滚落下来。这也许是我写生态文字的另一收获吧,会时常将自己想象为一只蚂蚁、蜗牛,以它们的目光感知世界,以它们的头脑思考生命。

夏天夜里,老家飞舞着星星点点的虫子,带着一只只小小的灯笼。我是胆小的,走夜路怕鬼从后面掐脖子,可一见到萤火虫,仿佛路也不黑了,也不怕了。

我的生态文学写作刚刚迈开步子,以后的日子就做只萤火虫吧,努力把那盏小灯笼点得更亮一些!

样可以有所感触。但是很不幸的是,不久之后我又在《长安三万里》李白慷慨激昂的《将进酒·君不见》中睡着了,我将此归因于配乐太梦幻。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每次都会睡着,我却依然陪着女儿和妻子看动画片,而女儿每次都为我感到遗憾,却依然要我陪她看动画片?这个看似玄妙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这是我们一家人难得围坐在一起的时光。平时我写作,女儿学习,妻子奔忙,每个人都承受着压力,难免会为烦恼所困。而只有在这一刻,这个静谧的“电影之夜”,一切都短暂地退去了,每个人都真切地体味到家作为“港湾”的存在。

十日谈

我爱动画片

责编:沈琦华 殷健灵

国产动画片里的“文化自信”,请看明日本栏。